

F 凡人一叶
anrenyiyie

也是天使

□夏小米

从那天起,他常在雨夜出门。

那天他去医院,只看见了一张空床位,没有看见天使般的女孩。

他15岁第一次住院,认识了同龄的女病友,女孩会用彩色纸叠出蝴蝶、星星、玫瑰、小船……会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唱歌,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

他的疗程很快结束,出院。少年多彩的生活,让他很快忘记了女病友。

高二时他又住院,意外发现,那个女病友仍在。他喜出望外,疾病的痛楚也减轻了许多。

只是觉得奇怪,几次住院,每次都能遇见她。第三次住院时,女孩变得害羞,默默地,他们心心相印了。

年轻人的病彻底治愈,

无需再住院,但他放不下女孩,常常往医院跑。他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女孩仍然是当年那个白皙瘦弱、让人怜爱的女孩模样。每次见面,女孩都打趣说,下次来,一定要带女朋友来哦。他笑说,女朋友,就在眼前。

27岁那年,他去医院,只看见了一张空床位,没有看见天使般的女孩。医生说,她在一个雨夜,安静地走了。小护士说,问过她,要不要通知你,她说不要。

从那天起,他常在雨夜出门。

踏过淅沥的春雨,绵长的秋雨,夹雪的冬雨,甚至夏天的雷雨。奇怪的邂逅又发生了,在雨夜里,他常常会遇到一对微胖的母女。她们也和他一样,春夏秋冬不缺席,只要是雨夜。

第一次引起他注意的是她俩响亮的笑声。她们总是一人一把伞,慢悠悠地,踩着水,说说笑笑,不像是赶路,也不是锻炼。有一次面对面走过,那母亲说了句啥,女儿笑得前仰后合,雨伞一斜,水都甩到他的身上。

再遇见,女儿脆亮的招呼声就会穿过雨声,“哎,你好!又碰到啦。”然后是一串笑声。

偶尔无雨的夜晚出来,从没遇到过母女俩。

说实话那段时间他状态极差,差点抑郁,相亲一概拒绝,是那对母女拯救了他。

后来得知,她们生活很困苦,父亲中年去世后,无业的母亲只好租了露天夜市的摊位,卖服装杂物,白天要进货。女儿勉强把高中读完,一边自学大专课程,一边帮



母亲做夜市生意。

一年四季,她们从没时间玩,没节假日,唯有趁下雨,没法摆摊的晚上出来逛街。每次雨夜逛街,都开心极了。

他喜欢上了女孩,成了她们家的一员。他曾经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现在才知道,胖胖的苹果脸,笑声响亮的女孩,也是天使。

一道光,从家照到国

——寻找抗日烈士王献玉

□王展

师的同学张向善、张朝禄、张文东在定陶游集王献玉家中集合一起出发。要去哪里,他们是知道的,但面对家人却异口同声说是随学校南迁,为未来“谋”个好前程。

他要出远门,父亲王效如做出了此生的壮举,卖了郎集后七亩好地交给他做盘缠。

新中国成立后,是张向善最先把王献玉牺牲的消息通知了原定陶县的政府部门,随后有人送来了烈属抚恤金和证书。后来张向善回菏泽探亲,还到游集看望过曾祖父母和二奶奶。

王献玉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工作的南下干部高挺彦曾读到过战友怀念王献玉的文章,并给王献玉的家人写过三封信,信中说到一些零散、模糊的信息。

我努力拼接着历史留下的碎片。

1988年9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59辑,有运城党史办首任主任郑东的《抗大式的干部学校——民大四分校》一文:

“1938年2月下旬,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迫近临汾,进攻曲沃只是时间问题。民大四分校适时于2月25日把学校转迁到翼城曹公村,学员在此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群众拿起武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学校领回一批枪支弹药,成立了一个带枪支的学生游击队。号

召和选拔合格的学员参加这个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队的有王汉雨、张朝禄、王献玉、张向善等人。”

至此,王献玉第一次从史料中清晰走来。

文中还有一个细节:“1938年初,在我党的倡议下,为吸引全国各地青年参加抗战,山西临汾办起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杨献珍先后派张立森、殷实等人到西安购买教具等,在西安接收了一批赴民大四分校学习的学生,如曹振邦、王汉雨等。还吸收了陕西吴青训班的100多名学员。”

安吴青训班是我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地方,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许多青年学生正是从这里去了延安,王献玉的学长,曾担任八乡师党支部书记的时玉泉,就是从这里学习后加入的决死三纵队。这位优秀进步青年,与王献玉们的选拔也不无关系。

1938年春节刚过,几个青年按照事先约定来到王献玉家集合。对于儿子与同学的选择,父亲王效如是“理解”的,这位忙时务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的“庄稼汉”也算见过一些世面,虽然内心更希望王献玉毕业后能谋个当地完小校长或主任的差事,离家近,也体面。

分别这天,家里精心准备了一桌八大件宴席,这是乡间少有的隆重。王献玉的哥哥王献仁套马车,把四个人送到



王献玉的烈士证书

佃户屯与其他同学汇合。后来知道,他们先后到河南开封、信阳等地,又一路向西北,到了陕西咸阳和西安。而八乡师低年级同学则随学校南迁入川。

安吴堡的时光让人终生难忘。他们见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有了坦诚欢快的交流,心一下子敞亮了许多。

西安成为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汉雨与大家商量,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来接学生,上学也是抗日。王汉雨在学校就入了党,是几个人的主心骨。

关于王献玉们随后的发展,还有一份重要资料。

199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有一篇《打破旧势力,战胜顽固派——忆游击十团二营的战斗事迹》的回忆录,作者是他们的战友曹振邦。

最初,我想从寿张山东第八乡师的史料中寻找突破。因区划调整,档案被毁,让这座只办了7年的学校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后来因为结识了在北京工作的杨代云,才让我真正走近了八乡师。2024年12月20日,

我与杨代云有了第一次见面。

仲冬的北京寒意扑面,古色古香的北平楼烤鸭馆内暖意融融。初次相见,并没有陌生感,一杯微甜的菊花茶入口,杨代云将一册河南省台前县政协编辑的《寿张八乡师》送给我。寿张被撤销后,原辖地域已划为山东阳谷、梁山和河南台前的一部分。

一个火热的年代,一群消逝了80多年的背影,王献玉和他的同学们,从纸上生动地走来。

2024年12月28日早晨6:28,接上好友李健,我们奔赴山西,窗外阳光正好。

中午时分,满目皆是巍巍太行和连绵的黄土高原。

王献玉与他的战友们在“等我”吗?

他或许一直在找我们,找回家的“路”,也在思念亲人。80多年了,那时抗战还没有胜利,而今我们即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家与国,国与家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